

“新诗大典” 废话体与鲁迅并列引争议



中国当代诗人手稿将登拍场 文学拍卖再引热议

中国当代19位重要诗人60首经典诗歌手稿(抄件和笔墨抄写稿)将于明年1月4日在南京进行公开拍卖,年代最早的稿本是1981年北岛的《诗十七首》,最早的诗歌文本是1968年食指的《相信未来》,时间跨度达47年。

19位诗人诗歌手稿拍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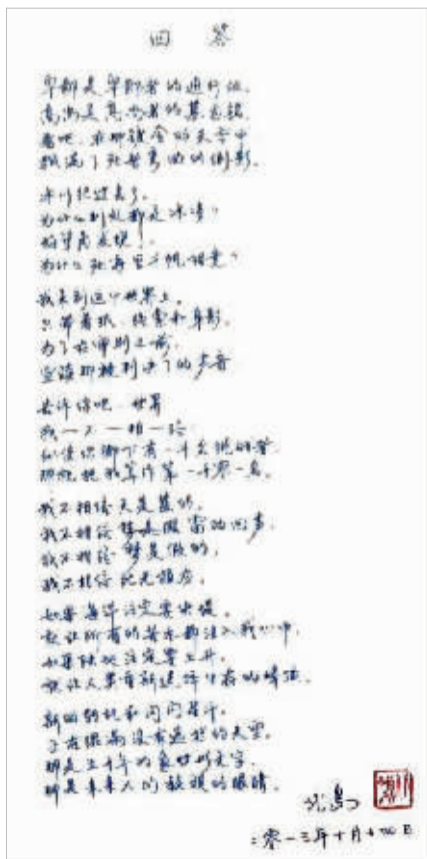
拍品分为三类:手稿、抄件和笔墨抄写稿。19位诗人既有已故的海子、顾城、骆一禾、张枣,也有老而弥坚的食指、北岛、芒克、杨炼、梁小斌“朦胧诗”派(即“今天派”)成员,并有当下处于写作顶峰的第三代诗人于坚、翟永明、柏桦、欧阳江河、韩东、陈东东、西川、李亚伟、杨键等著名诗人。

在世界范围内,文学和诗歌手稿的拍卖行情年年看涨,2001年,“垮掉派”经典作品《在路上》被人以220万美元高价买下,而2013年在纽约苏富比拍卖行,《海湾圣诗》更是以成交价高达1420万美元刷新了新的世界纪录。

发轫于文革期间的当代诗歌,至上世纪80年代达到诗学意义上的顶峰,是中国当代文学最重要的成果,并作为新时期文学创作的先锋和源头,影响着其他各类文学形式。有评论家如此综述此次拍卖的意义:“它们是一整个时代的经典诗歌文本,是新时期文学运动的圣物,是此前半个世纪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文化遗产,已经是文物了。诗歌领导了那个时代,并将反叛、怀疑的先锋精神,以全民皆诗的形式推至时代核心”。



坐在铁轨上的海子。



北岛手写稿。

60首诗歌60个故事

60首诗歌里有60个或更多的故事。《回答》本来写就于1973年,作为一首秘密传诵的诗,它同北岛一同经历了“星星画展”时期,而它的最后定稿是在“今天”编辑部完成的,在场有不少诗人目睹了“卑微是卑微者的通行证”的诞生;海子遗作《九盏灯》则被经典拍卖在诗歌民刊《一行》的编辑部找到了原件,《九盏灯》写于1987年,距离海子辞世仅两年。

手稿中,既有柏桦的古意盎然的《望气的人》、《李后主》原稿和水墨纸本,也有陈东东1985年写在五线谱上、删改之态如一幅抽象画的《点灯》;既有于坚获鲁迅文学奖的诗集《只有大海苍茫如墨》的同题诗,也有梁小斌《中国,我的钥匙丢了》、《雪白的墙》的1988年抄本,而西川除提供了《在哈尔盖仰望星空》外,还抄写了海子的诗《最后的献诗 献给黑夜的女儿》的经典段落,那是西川所认为的海子短诗中真正可以永垂不朽的作品。

海子1989年卧轨自杀,骆一禾也在随后突发脑溢血身亡,诗人命途灿烂而短暂。至1993年10月8日,顾城在新西兰激流岛砍伤谢烨后自缢于一棵大树之下,谢烨送往医院后亦死亡,酿“激流岛事件”……命运的酷烈结局,更加显得这些手稿弥足珍贵。

跟悠悠万古接通的文化事件

陈东东为此次拍卖写的序里说,“这些中国当代诗人的手稿,是那种艰难苦困的明证,也是为汉语写作打开无限可能性的美学和现实之未来空间的明证”,并且,“那些最初把语言的艺术作品凝结成纸上的草稿或定稿,本身也往往会是一件艺术作品”。

诗人欧阳江河同时还有另一重身份——自小修习书法的他同时也作为书法家广为人知。欧阳江河从“书写”的角度,阐述了此次围绕拍卖的文本之内和文本之外的文化意义:

一、文献价值自不必说,更加值得注意的是,我们这一代人是“书写”意义上的最后一代人。从纸上的书写到电脑输入,作为时代转型后留下的最后一批原稿,它们透露了写作过程如改写、犹豫、推敲、斟酌等等,可以考察作者写作、思想的痕迹,有着痕迹学的意义,同时还是思想的见证,可以称之为“当代考古学”。

二、有的不是原稿,当原稿遗失,诗人最近用钢笔抄写了一份手稿,同样也是难得的手写。或者是当年改写誊写后,用来投稿的“定稿”,价值仅次于原稿,也保存着时代、时间的居留痕迹。

三、还出现了大幅宣纸的水墨纸本,使用宣纸、毛笔和墨水。中国古代的书法家几乎都是诗人、文人,他们书写的内容都是自己的诗文,内容和书写者是统一的。我们使用毛笔,其实也是意在恢复传统,那么这些笔墨抄写稿的意义,既不在书法,也不在诗本身,而在于两者的结合,这是一个创举。

他总结道,此次拍卖,可说是文献,也可说是文物,或者也可以叫做书法作品,涉及到痕迹学、当下的考古学,并是跟悠悠万古接通的一次文化事件。 据人民网

近日,《中国新诗百年大典》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,入选诗人有自五四以来中国的300多位诗人。包括最近几年颇引争议的“羊羔体”、“废话体”等代表诗人,竟与胡适、鲁迅、周作人、郭沫若、徐志摩、余光中等经典作家并列上榜,令此书更具争议性。有批评者认为,此书漏掉了一些重要诗人,选入了一些不该入选的诗人。

作为迄今为止国内最大的诗歌出版项目,该套丛书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洪子诚、程光炜担任主编,目前活跃在国内外的30位中青年诗评家担任编委,共分30卷,收录了从五四新诗发轫到新世纪以来的300余位诗人,共计1万多首优秀新诗作品。

入选“大典”的标准

洪子诚、程光炜也在《中国新诗百年大典》的序言中提到,《大典》主要有三个特点。一是重视“文本性”,诗人的入选标准,主要视其作品是否具有较高思想艺术价值,是否对新诗发展具有创新性;二是除大陆诗人外,台湾、香港、澳门以及海外华文诗人,都在收录之列;三是除了历史上已有评定的诗人外,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诗的创作成果给予充分关注,在诗人和诗作的人选上采取更具包容性的尺度。

《中国新诗百年大典》收录了不少港台及海外诗人,但台湾非常重要的诗人夏宇并不在其中。对此,沉河说,夏宇没有出现在名单中是因为夏宇拒绝了授权。“夏宇不愿意授权给简体版,在大陆也几乎看不到夏宇的简体版诗集,因为她从来不授权。”还有一位最终没有授权的诗人是柏桦。沉河说,柏桦非常有个性,他坚持要把一首诗选进来,但我们觉得那首诗不适合入选,协调无效,只能以后再说。

“羊羔体”也代表一种风格

“羊羔体诗人”车延高入选《大典》是争议焦点之一。对此,沉河说,车延高在投票中得票并不低,再加上他得过鲁迅文学奖,在湖北地方也比较有影响力。沉河说,“大典里一些知名度不高的湖北青年诗人都选进来了,车延高的影响力不在他们之下,而且他的羊羔体确实也代表一种风格和特例,也确实有人喜欢。”不过,沉河也表示,在讨论车延高这类诗人是否能入选时,评论家们的争执确实比较激烈。

“羊羔体”、“废话体”代表诗人入选的都是他们较为优秀的创作,而非那些被网友广为质疑的诗作,比如车延高的《刘亦菲》、《徐帆》等作品都没有入选。

分卷主编张桃洲则表示,“最终这份名单不能全部代表过去100年中国最优秀的诗人,但我觉得应该能代表七八成。”他说,这30卷中有六七卷都是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一批诗人,他们正处在创作的活跃期,选本给了他们足够的空间,相信在他们当中今后会有大家出现,而70后和80后的诗人还需要时间检验。

诗人陈先发认为,从入选名单来看,1960年代出生的诗人入选最多,这是个值得注意的现象。但广东省作协副主席、诗人杨克则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,“任何一个节点编的选本,除了推新人的选本,都是其时活跃而成熟的中年最多,以前如此,以后也是。20年前编的就会是九叶、七月最多,20年后编的也绝不会60后最多”。诗人安琪则说:无论什么选本,入选的永远少于未入选的。

至少有20位诗人不该入选

这套书出来后争论集中在两个部分,一是漏掉了一些重要诗人,另一个是不该入选的人进来了。对此,先锋诗人李磊在微博上表示,“《大典》中有不少真正的诗人和优秀的诗歌,他们的代表作艺术影响力也不小,但这个大典中活着的不少诗人,纯粹属于鱼龙混杂鱼目混珠良莠不齐滥竽充数”。

张桃洲说,由于一定的局限性,《大典》在编撰过程中肯定有重要诗人被漏掉,“但我们在讨论时也有非常多的努力,比如重要诗人罗寄一是我极力争取让他入选的,很不容易,还有当时沦陷区的重要诗人刘荣恩”。张桃洲说,这个名单里至少有20位诗人不该入选,但名字不方便透露。“最后的名单和我们开始讨论的名单有些出入,有各种因素综合进来,所以不得不进一步妥协。” 据《羊城晚报》